69
テ1
貸

69
テ1
貴

164010
LE5. 6. 21

刻陽明先生傳習録序

學以盡性也性著存發而無内外故博文約禮集義養氣之訓孔孟之所以教萬世學之者而或少異焉是外性也斯異端矣應奎不敏弱冠始知有所謂聖賢之學時先生倡道東南因獲師事焉憶是時先生獨引之天泉樓口授大學首章至致知格物曰知者良知也天然

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
格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格之斯實
致之矣及再見又手授二書其一傳習
錄且曰是錄吾之所為學者爾毋徒深
藏之可也應奎請事於斯幾三十年每
思講授至意恐卒為先生罪人故有獨
苦心而莫敢以語人者然間嘗以其所
見一斑參之孔孟夫心之純粹以精森

然而條理者非禮乎即此禮之見於日
用而有度數之可紀謂之文然以其體
事而無不在故曰博心之剛大配天地
而不禦者非氣乎即此氣之流行當其
可謂之義然以其無時無處而可失故
曰集心之虛明靈覺洞然而不昧者
非知乎即此知之應感而該乎人倫事
變謂之物然以其有物有則而不可有

過不及之差故曰格故致其知於格物
也養其氣於集義也約其禮於博文也
皆理其性之發者而非外也博文以約
此禮也集義以養此氣也格物以致此
知也皆體其性之存者而非内也蓋自
其斂於無似存而常體未常息自其章
於有似發而常體未常易存發無先後
體用無内外斯性之妙也故先生之所

自得雖未敢輒擬其所至而先生之學
則斷然信其為上接孔孟而以俟後聖
於不惑者也茲應奎較藝衡永涉洞庭
叅祝融訪石鼓跋涉濂溪之上有餘慨
焉道不加聞商年則逮矣固願竊有豪
傑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予木
守衡則已羣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學
亦浸浸乎有興矣應奎因樂與成之迺

出先生舊所手授傳習錄俾刻置石鼓
書院噫性靈在人得無有默契斯旨而
成之德行者乎則於先生之道亦庶幾
焉又何憾矣
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
同邑門人孫應奎謹序

刻傳習錄序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
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
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
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於途人一也故
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
行之秀氣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明于天下也天下
之人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慝

者焉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誠之皞皞乎而不知爲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寶也以人則不愛其情也以物則不愛其璧也聖人於此夫何言哉恭已無為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于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邪慝興焉失其性而不求舍其道而不知修斯人也日入於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聖人

生而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其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已推而入之鳥獸之羣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能已於言哉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贊之言將以明斯道而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而庶民興焉庶民興則邪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始已也是故

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爲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爲門户之高也而後之爲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户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也言愈多而愈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則不可通矣皆意也已也勝心之爲也而世之號爲豪傑者方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

哀也已矣夫天之命于我而我之具于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下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玩之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聞見已執于未觀之先而門户又高于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於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户之異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于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者其所由來

遠矣是錄也門弟子
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
諸天下者也吉也從遊宮墻之下其於是
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
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
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爭校續而
重刻之以傳諸天下天下之於是錄也但
勿以聞見梏之而平心以觀其意勿以門

戶隔之而易氣以玩其辭勿以錄求錄也
而以我求錄焉則吾心之本體自見而凡
斯錄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無復可疑
者矣則夫大道之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所
以平者將亦可睽也已
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紹興府知府門人渭
北南大吉謹序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祛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砭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其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

一部傳習錄只騎吞二字可以蔽之孰江自以李智過人又於二氏有浮逆其長以復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蓋思倫活曰如有周旋之才之美使騎且吞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王與陸並稱實則不同王救隆又多歟已狂人之罪其不能遜志則一而已 讀傳習錄其損益長做遂非爲文過軒自大而卒至浮狂其小失也孰江罪之大者祇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發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而知之自處自先舜孔子而外未嘗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

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棄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

言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于
篇簡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南逢吉曰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
不幸曰仁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
非其筆然其全者不可得而此序序錄
之意則備矣故仍置于首用以告夫同
志者焉

傳習錄序

而殺已而死
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
之孰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
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

舊本原是死字近改作美物一件痛瘝相
関之意即新字義意何嘗不包括在內若單說新字似惟見民之
不新而有息之意新之意于更人攄出大旨之恢及覺小了

河其所好在此一
言以為不知相不
思之

言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于
篇首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南逢吉曰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
不幸曰仁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
非其筆然其全者不可得而此序序錄
之意則備矣故仍置于首用以告夫同
志者焉

傳習錄序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
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
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
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
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
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

同邑門人徐愛重刊

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
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
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
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奚門
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
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
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
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
猶未聞其聲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
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
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
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
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
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
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
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
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

此只就教一邊

新之民與在新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
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
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
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
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
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
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
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
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

不離事物究不止于事物而不仁矣禮仍如字而與互相發

在定理作
離事物如何
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
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
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

此只就教一邊

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
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
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
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
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
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

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
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
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
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
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
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
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
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

心固具衆理然舍形
下之器則形上之道
何從而見此等而猶
祇河也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
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
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
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
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

心即理也

民上求箇信的理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
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

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胷中尚有未脫然者
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
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

心固具衆理然舍形
下之器則形上之道
何從而見此等所謂
祖洞也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
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
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又矣豈
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
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

民上求箇信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
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
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
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
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胷中尚有未脫然者
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
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

觀此則知求至善於心實求當離却事物心之外無事故也

作聖錄上 一〇 衛湜書院本

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温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

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重根豐記言

雯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

芸未必中節已是於子不善已是淫了頭腦一切節文度數自不容不誨求

觀此則知求至善於心實來管攝却事物心之外無事故也

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

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

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

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朝曰
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
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
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
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
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
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
毫厘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

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
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温清奉養的
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
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
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
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

日是字沉思雜而此中危微之机判焉 先奉淺未共勢較易容疏 湖漘共物銳唯

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
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
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
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
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
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
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
毫厘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

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
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
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
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
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
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
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
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

行的本體了。(好字旁本體二字)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人異端)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豈非先後)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不知)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

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此是)某人知弟(是)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鈍)方可稱他知孝(他人說)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

幾令滅三耳豈非海祠

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
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
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
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
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
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
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
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

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
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
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
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
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
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
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
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
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

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

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經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

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了方去做行的工夫待知得真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開說箇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

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慱約盡心
本自與吾說胳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
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
功慱是約之功曰仁旣明知行合一之說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
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
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

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
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
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
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
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爲一事天
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
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
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
善未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

良知之說正是要而
學便去做生知安

行反以是祇朱子
仿等心術

此章之論言來了甚多心似亮陽
別日命有一字不須等把此兩尽攻在我心已於天
天于此為正至尽心知性知天都未易企及

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殀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

既以修身以俟命下手功夫則初學之用力在此不在彼也

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

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殀
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
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
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
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
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
亦影影見得工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
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
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
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
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
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
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
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
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
意之功只是箇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
先生又曰格物如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即是明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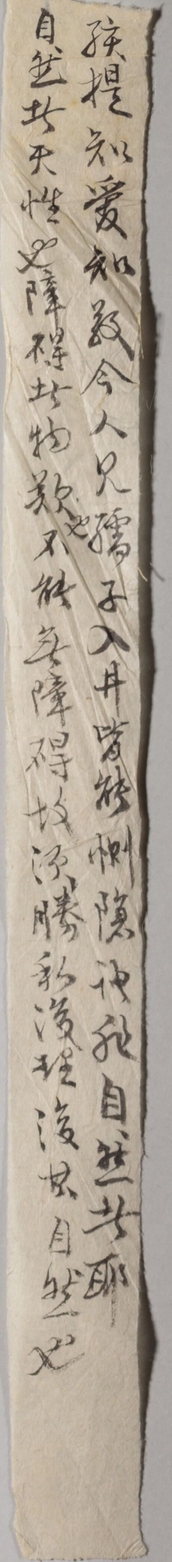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碍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

天下多得人之生而知之

既云自然又何用勝私復禮

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



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
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
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
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
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
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
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
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

此語亦須善看

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
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
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
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
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
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
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
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

韓昌黎与文中子各有短長雖
心優劣於也

傳習錄上　三　衡湘書院本

爾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
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
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
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
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
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
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
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

於文敬之實則被
有矣但其意尚以
排擯先儒救心為
足取

必魏先生之意尚是排擯先儒實不知解

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
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
徒以誚誚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
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
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

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矣其說之將無紛
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

傳習錄上　四　衡湘書院本

韓昌黎与文中子各有短長雖
以優劣论也

爾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
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
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
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
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
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
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
曰然則擬經彌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

作文敬之實則被
有作但其意尚以
排擯先儒收心為
旨取

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
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
徒以說說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
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
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
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
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
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
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

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

夫子所以述而不
作程子只是表章
遺經深合述而不
作之意何嘗出一
語奇言說如姚江
之多忘憚乎

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
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
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
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
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
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

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
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
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
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
其君或弒其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

先生之說無乃近人意何一就表章遺經耶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

夫子所以述而不
作程子只是表章
遺經深合述而不
作之意何嘗出一
孔奇言祝如姚江
之多忘悖乎

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
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
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
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
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
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

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
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
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
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
其君伐其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
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
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
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
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
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
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
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覇者的
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

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
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
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
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
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

今之學者此病祇不止於玩物喪志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
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
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
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
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
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覇者的
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

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
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
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
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
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
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

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
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
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
淳龐朴素略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
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
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
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彩日勝至
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

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
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
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
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
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
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
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
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
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

心行之即是覇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覇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

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

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以宣暢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丁書云惡又何)(一作則)(一作淋)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付說爲)

三百篇之數蓋遙決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倣嘐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

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
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
手舞足蹈

右門人徐愛錄 蔡汝楠校

曰仁所紀凡三卷倣近得此數條并
兩小序其餘俟求其家附錄之正德
戊寅春薛侃識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先生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
說閑話管閑事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
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
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
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
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主一之謂敬祇用此心是敬非敬不
假自欺也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
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
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
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
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

不污穴心見性不涉支離雜神之乱门嫡傳恂不誣矣

文勝之弊必至于此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
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
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
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
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
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
眞爾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
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盡摩倣謄
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
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
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賅未有已
往之形尚在未賅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

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之上善無盡惡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

閒又不如此說
且先使人不可
投摸

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
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
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
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
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
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
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
也如未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

閔煉交幻抵不

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
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
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
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
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千古聖人只有這件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
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

出知行合一之意

一部於陸收要
舉此等作話頭

有悔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初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發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箇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

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晳說來却是要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儒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

嬰兒已惟是时
習之校能聪明日
開百則不敢辨牛
馬葬麥来

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文既而後能
既而後能識
立能行能持能負荷方天下之事無不可
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
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
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
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
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

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
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
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
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
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
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
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
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

人心不同如其面
如何使我心與理

明不得行不去須便反在自心上體當即
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
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
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
無事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
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
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理一分殊仍不思

亦須善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
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
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
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精一自是盡
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

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
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
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
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
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
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
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

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
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
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
一偏初學時心徃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
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
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
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

既是多事何從
追究搜尋拔去
病根

程子曰雜念私心
苟不合正理都是
私心擾攘做工夫正
坐此失

議把捉何以搜尋好名等私却知無中生有殊不知從初學者說來其名色等心自是懂懂令他一眼看着便起即痛克不是原已無此念頭教他立箇意思搜捕也

恐思誠亦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

是何思何慮故曰百慮而一致

治即是思誠只是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于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爾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

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
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
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
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去廢
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
已感化衛輒使
將痛哭奔走往迎
性輒能悔痛真
豫前瞶既遜輒
子又有夫子至
受仍以命輒羣
輒乃自暴其罪
使而必欲致國
表輒悔悟仁孝

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賜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

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

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

入亦只是動靜動靜靜無端豈有鄉耶

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為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僊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僊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但謂上一截

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
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
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
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
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
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
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

不排二氏是三教
一門來領

論性有是有非或未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非中間非正所謂似窮近似以文害辭也宜知本領不是憑他害蓋掩飾終不得如隱

恐文王在時紂之惡亦稔矣

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
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
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
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
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
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
者要將道理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
式此正是執一

唐翊問立志是常存一箇善念要爲善去惡
否先生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
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
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
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已天地人物皆然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乎具
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

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
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
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
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

在則衆惡相引而來。脫却私欲二字便是空寂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

蔡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此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只不外徹悟二字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已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紛此心天理之精徹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徹亦日見一日若不

用克已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已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

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穆之種

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
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
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
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
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
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為穀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穀尺有源
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
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
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
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
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
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
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
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
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克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

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

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上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者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

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事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

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

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

盡傳矣

問身之主宰為心之靈明是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

顏子合明如此說必於相反有心

之何益徒放心爾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此與如貓捕鼠一段相發明

心外無物如吾心終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

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
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
致知之學後世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
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
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
後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
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
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
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
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
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
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
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

此段未全曉

既云心自正身自修却又云亦有用力處何也

此善知識話頭

不可不辨

千思萬想云意切有疑

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為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

先生曰大畧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

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
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
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
若無芽何以有幹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
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
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
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
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
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

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
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却是仁
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表面發出告子仁內之是如此未免西銘理一分殊之確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
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
理不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
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
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
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

傳習錄上卷二

箇私己的心

右門人陸澄錄　蔡汝楠校

傳習錄上卷三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illegible]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為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

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不切志切
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
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
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
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憫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
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

更不分明如何而
爲善如何而爲惡
如何爲人欲如何
爲天理

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自消天理日明
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
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
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
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
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
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

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
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
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
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
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
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
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
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

此則孟子之言非乎

易所謂涇善之人其辭游匹此類也

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
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
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而肯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
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
雖懸絶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

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爾猶鍊金而求其足
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煆鍊之工省而
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煆鍊愈難人之氣質
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
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
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

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
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此
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
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
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
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
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
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

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晚年方悔之誤不足以損朱子適以自顯其心之私而已

主意只是善善名惡而遣其游遁之祖公掩覆之耳

徐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徐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夫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

本意是祈家多揀擇去取又從而為之辭則剽竊近似必文之先卻而又遁也

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

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
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
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
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
時橫說竪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
只是未見得 禪家只要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先生曰以
親之故而舉業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

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慮奪志但
恐爲學之志不真切爾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
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
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
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
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
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
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但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没則無及矣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墜人偬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煆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

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
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被
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
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
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
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
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
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又按入良知始頭

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
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
認擴充却去求個外面的事物不知其所不
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築紂
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
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
哀也已

傳習錄 卷三 衡湘書院校刊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

即體而言用在體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著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花本程子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爾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

必於与集注相
左何心

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義理日浹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女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

又与上條兩意

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
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
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
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
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
便抽繁枝亦須刋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
因論先生之門甚人在涵養上用功甚人在
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

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曰不足者日有
餘矣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
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
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
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
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
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
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

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
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
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
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
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
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
居敬工夫曰季諸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
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

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
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
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
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
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
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就如
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
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
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

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聞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目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目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
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
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
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
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
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
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
體原無一物一有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
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

然則何以有恻隱羞惡恭敬是非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
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
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
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
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
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
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
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

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
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
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
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
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
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
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
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
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
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
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
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
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
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
除是槁木死灰
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
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

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
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
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
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富不
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
公之心
蕭惠問已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
替汝克
先生曰人須有為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
方能成已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已之心不
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已
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
人便自謂頗有為已之心今思之看來亦
只是為得箇軀殼的已不曾為箇真已何
生曰真已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
的已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已豈
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
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

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

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于目汝心之聽發竅于耳汝心之言發竅于口汝心之動發竅于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

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纔
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
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
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却只是那天理發
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
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
真已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
便無軀殼雖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
真爲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
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纔有
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
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已之
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
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
賤心

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
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
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
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
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
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
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
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

都是泰悟一路
可厭可厭

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
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
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
苦瓜與你說不得若要知此苦還須你自
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纔是真知即是行
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

禮樂政教是就生
人作君作師而言
如王天下有三重
是也戒慎恐懼是
就生人修己而言
如本依身庶幾夙
夜是也豈有二乎
若所依則修已以
敬与西人西百姓
別是一段工夫矣

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憒憒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

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
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
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
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
循着這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
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
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
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是亦聖人率性
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
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問是
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
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
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
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要是
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

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
蓋顏子是箇克已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
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
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
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
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
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
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為邦便把

做天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
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
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
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
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
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
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
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落

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
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
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
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
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
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
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
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
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

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曰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擬議欲有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此嘉

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擁只是滋養得此根

右門人薛侃錄　蔡汝楠校

傳習錄上卷三

69
ナ1
貴

景

69
テ1
貴

164010
大正5. 6. 21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答徐成之書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菴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菴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

象山之所以非晦菴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

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菴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菴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菴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

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鄙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意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之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菴之非晦菴皆失之而吾兄之是晦菴與菴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尚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

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謂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魯謂吾兄而亦有是言邪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于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于邪僻而弗覺也求

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已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當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蹺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倩必先之

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數十年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

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菴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非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也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于今古苟盡吾心以求爲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

而道問學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碱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群儒

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已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緊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菴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蒙無

實之誣千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
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
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爲吾兄一吐者亦
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菴輿菴之
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
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
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
輿菴也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
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

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
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
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
者遂欲以是而盖之則吾恐晦菴禪學之譏
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
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
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
養之未至亦何傷于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

晦菴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頴子明道者
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
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
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
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
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菴大儒不
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
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
晦菴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菴

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
菴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
而爲之辭也晦菴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
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
誣象山之厚而待晦菴之薄耶僕今者之論
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菴惜也兄視僕平日
於晦菴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
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
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

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贊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菴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南逢吉曰吉嘗以此書請問先生曰此書於格致誠正及尊德性而道問學處說得尚支離蓋嘗時亦就二君所見者將就調停說過細詳文義然猶未免分爲兩事也

嘗見一友問云朱子以存心致知爲二事今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作一事如何先生云天命于我之謂性我得此性之謂德今要尊我之德性須是道問學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孝尊弟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弟學問箇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學問箇弟便是尊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之功道問學之外別有尊德性之事也心之明覺處謂之知知之

存主處謂之心原非有二物存心便是致
知致知便是存心亦非有二事曰存心恐
是靜中存養意與道問學不同曰就是靜
中存養還謂之學否若亦謂之學亦即是
道問學矣觀者當以此意求之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
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
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
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
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
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
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爾
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
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辯議之者有矣其
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復曉諭
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
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

行在知先之旨

知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

既云學豈有內外何必言朱子而義襲眞象徃而非遁祠也

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爾朱子疑其有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其則謂其本無脫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

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拗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儘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也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

非自私用智而
何

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己性爲有内也是有
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
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
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
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
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
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

既曰感應矣胡
又何所感

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
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
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
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
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
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
而言則謂之物故格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
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
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

和行合一之說究竟是原人果有如此用力功乎

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聞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

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爾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于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

朱子察之念慮之微一涉耳其好多在

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
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贊墨子兼愛行仁而
過爾楊子爲我行義而過爾此其爲說亦豈
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
弊孟子至比于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也今世學仁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
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
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是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
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
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
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
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
呼若其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
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
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

眛其本心何所不至

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乎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詆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詆牾者

釋家固有呵佛罵祖之習

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已適損於已也益于已者已必喜之損于已者已必惡之然則其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

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
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復數百言皆以未悉
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
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
以滋瀆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
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
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
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
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

愛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
爾秋盡冬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門人蔡汝楠校

傳習錄下卷二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答人論學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斜砭膏盲誠大惠也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

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千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

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

牽合祝來只是
晓辨

知先小後何等自
然不費言祝知行

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矣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目不察爾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此是第一層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此是第二層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

合一須費多少言
祝分疏終无牽泊

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

來如是非以已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曩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

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爾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

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

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郤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

孟子本文是知其性也如何改作盡其性矣

此知字作不消主字解

其心是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縣之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

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吾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

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爾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

良知之奠已如此

知矣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矣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乃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

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
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
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
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
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
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歟以
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
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

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
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
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
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孟子放泚辭閑邪說以正人心今日第一義祇莫過此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蔽非學問思辯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辯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也即行也辯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

也是故以求觧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觧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辯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辯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

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徇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徇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于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辯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

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
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
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
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
恐於道未相合

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
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
爾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

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
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
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
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
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
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
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
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

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無物者有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格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人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

格物屬知誠意以
往屬行誠正文重
義自見惡將言誠
意在格物篤行在
格物

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
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
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
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
盖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於道未相脗
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温清如何
恐非

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

字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
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
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
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
耶盖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
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
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
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奉養之事所謂物也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於奉養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

剖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
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
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
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
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爾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
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

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
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
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
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
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
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
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
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

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爾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爲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末暇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

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

理之學云謂未能人人皆生而知之則其所知安能中於規矩尺度故將生人爲規矩尺度而求方員者知之乎

耳今竟以良知二字當先知先覺而教其怠辭雄辯以奪義理之正將誰欺欺天乎

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

敎良知三字非懸空討究而何今反爲此言所謂欺人以口給也

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

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温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等語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準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爾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

傳習錄上 卷二 三七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上 卷二 三七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上 卷二 三七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傳習錄下 卷三 三八 衡湘書院校刊

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謾爲是說以欺子貢耶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爾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虜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遍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温故而温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

或疑此問誠有通

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爾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于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又度之

覆陷穽從外視之
錦也苟其不察則
蹈于陷穽而莫知避
智者毋乃其所困也

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
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
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
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
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
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
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
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
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
行不忍人之政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
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雖明堂亦暴
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
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
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爾然三
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壁不壁泮
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

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義和曆數之學皐夔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皇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先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君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說千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

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于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于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蔽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於援本塞源之論也。夫援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鼓明于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湔于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

祇將伸其心學之說而已旨指心體本乎西方之教

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爺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于煩劇而不以爲勞安于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

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
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
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
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
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
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
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聲之一人之身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

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
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
脈調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
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
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
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
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没聖學晦而邪
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
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

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遵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徼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于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贊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謼跳踉騁奇鬬巧獻笑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爭妍者四面而競出

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
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
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
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
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
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
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
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

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
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洽於人
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智
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
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可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舉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教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傳習錄下卷三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答周道通書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遵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

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畧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潤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亦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

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

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畧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爾自家痛癢自家須會搔摩得佛家謂自知得痛癢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既

頭換面生此竟不
復思惟可嘆世
俗矣

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摠難
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
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
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
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
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
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于無也須是不滯
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
問與伊川之荅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
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
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
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
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
一箇更有何可思何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
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

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緩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說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正徵單提良知不復下窮理工夫如各星之稱不可以權衡至耳乃及爲此言以欺人耶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眞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睹妍媸眞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

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
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
矣程子嘗云觀着学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
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
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
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
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
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

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
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
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
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
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
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
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
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

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爲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是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爾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如何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辯者尚未已每對
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
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
人若其人果能辦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
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
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
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
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
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

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
諸介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氣象
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
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于同
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
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
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
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

是砥礪刀礪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
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
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
是性晦菴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
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
之言皆未能通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
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
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
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
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
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
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
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恒動則無刻暫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爾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爾雖有時而或放其實體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爾雖有時而或蔽其實體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爾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

六是要王張三教一門之說

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整菴先生所云豈有見成良知而猶從心所欲不踰于矩耳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何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宰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

同具者也但不能不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爾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

主于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耶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無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

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

即本周子之意

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極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而無靜又何疑乎誠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

未發之中而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
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
滯於文義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
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
極生生之理玅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
生生即陰陽之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玅
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
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
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
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
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
伸而爲陰陽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
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
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
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
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陽謂之陰謂

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抄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沮或遇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爲良知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

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即所謂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而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爾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

非舍棄人事而徒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
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
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
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刋剥洗
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
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
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
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
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
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
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
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
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養生以
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
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于中宜其有
滅于東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程子所謂存養之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爾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吾乎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知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

未發之前至已發

程子所謂存養之功

易滅而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爾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爾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

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兎後不知守兎而仍去守株兎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是即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

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
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
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
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
則工夫間斷爾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
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
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
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
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
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
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
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
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
爲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
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
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
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而能便渾化
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此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何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若曰此特生質之美爾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一病而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

則亦居然可見但令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則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亦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

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
疑迷於影響是以或合或離而未純若知得
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尚皆是氣質
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
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
蔽于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
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
已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
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
體即是良知雖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
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
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
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
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
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
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
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顧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
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
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
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
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
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
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
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

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
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疽譬之
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
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
應則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
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
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
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

只講佛法可耳
何必將生人裝
頭

明鏡罣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
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
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
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
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
住處病瘡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
可以釋然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
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
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
晚矣致知之功無問于有事無事而豈論於
病之已發未發耶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
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祟
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氷消霧釋有不
待於問辯者矣

門人蔡汝楠校

傳習錄下卷三

傳習錄下卷四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

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

此支隱微便有不堪推見者矣然其言是也

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飢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

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

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

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
氷霜剥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
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
跉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
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
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
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
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
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
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
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
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稱者日惟
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
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
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
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
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
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

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
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
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
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
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
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
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

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
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
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
節調毋燥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
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
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
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

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扃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遍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

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門人蔡汝楠校

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曰存天理去人欲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知之言有害於人心世道曰陽明深排窮理二字而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各善各惡未嘗指夠物做以語於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揚朱墨翟心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於洶湧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

叙傳習錄後

傳習錄者陽明先生之門人錄師傳之指圖相與習之書也先生曾以是錄手授今文宗蒙泉孫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書院而公為之序噩括學以盡性之一言盖先生之學致知而已矣今發明之曰學以盡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即吾心之體也心之有性知即

吾性之靈也自此知雜揉或慮真妄決擇之難不知本然之體昭明靈覺本無所昧動於意而後知能雜揉亦即此體足以自知而決擇之著誠去僞不容不力至於無有乎弗良則無有乎弗誠故知也者誠之源也自此知渺微或慮酬酢變化之難不知本然之體圓瑩洞徹本無所遺交乎物而客形變化亦即此體足以盡物而精察之博學切問不容不至至於無有乎弗格則無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則也同此知謂之性致此知謂之學周旋物則充積誠意發之肫肫然不可已極於皜皜乎不可尚合內外一寂感是謂天性之盡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質於往聖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發也其曰惟精惟一此道心

即致知而誠也博文則知貫乎物而無
有不格約禮則知皆天理而無有不誠
固質之而不謬以此而證之前賢未發
之中此知之中涵既發之和此知之貫
徹義而曰集即物無不正配義與道即
意無不誠亦參之而不惑故致知盡性
之說傳而習之及門之徒不能不錄而
蒙泉孫公廣先生手授之澤亦自惡可
已也惟錄名傳習則傳習之指非曾子
獨得孔氏之宗者乎嘗觀聖門之宗獨
歸曾氏而曾子稱服吾友則惟顏子二
賢之在當時顏子嘗識聖道之高深變
化矣曾子嘗親受大學孝經之指矣然
所謂傳習者豈在是哉顏子之學博我
之文約我之禮竭吾之才然後卓見聖
道至雖欲從聖人而求之亦自無由魯

子之學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獨然後竟以魯得之至雖欲媿有若之似聖人亦不可得傳而習之斯其至矣然則斯錄盛傳海內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訓為傳習乎抑自信自知何者為良知誇鬬之障此良知意見之害此良知皆知自治痛瘡自致其力以自有之

知盡自有之性以此尊其所聞為傳習矣乎嗚呼先生之學真孔氏秘傳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顏曾之善習者誰也敢告同志相勗善習庶無負先生傳教之意云爾時

嘉靖辛亥夏日門下後學德清蔡汝楠謹書

